



【驚悚檔案6】

飯田讓治 梓河人 著

另一個天堂

Another Heaven 下

另一個天堂

Another Heaven

下



另一個天堂

Another Heaven

下



只是他與海有禍了，

因為魔鬼知道自己的時候不多，
就氣忿忿的下到你們那裡去了。

新約聖經 啟示錄 第十二章



31

當飛鷹到達解剖室時，木村的屍體已經收進冷凍櫃裡。飛鷹鬆了一口氣，不是不願意面對凶手的屍體，而是無法面對充斥在內心難以消除的挫敗感。想到還要繼續追查罪犯的下落，飛鷹不由得感到恐怖起來。

赤城幸造一看到飛鷹就用雙手作了個交叉的手勢。

「他不是殭屍。」赤城說。

「能不能解釋得詳細一點啊？老師。」飛鷹走進老醫師身邊。

赤城對飛鷹前幾天當面罵他是「老頑固」的事已經不再生氣了。

「我說得還不夠詳細嗎？當時我確實診察過木村，也幫他把過脈，用生物學的角度來說，他是個活人，不是殭屍。」

「那麼說真正的凶手是幽靈囉？」

赤城停止擦手的動作，認真地凝視著飛鷹。

「依我看你該去照照腦部斷層吧！」



「我以為你會稱讚我有幽默感呢！」

「在我有生之年還能聽到你開玩笑，應該說可喜可賀啊！你怎麼了？難得肯陪我這個老頑固說笑。」

「對不起，前幾天是我一時氣昏了失言……」

「沒關係，反正我已經習慣。不過飛鷹，你可能是因為差點喪命而頭殼壞去了。」

「我先說明我還沒完全承認那件事。不過我必須說，柏木千鶴和木村敦擁有一定的記憶是無法改變的事實。」

「咦！這不是飛鷹先生嗎？」

池上醫生一看到飛鷹，有如看到幽靈一般。

「嗨！池上醫生。」飛鷹揚起手打招呼。

「聽說你被抓去當人質，應該沒事了吧？」

「很慶幸自己還活著，再晚一點的話，躺在解剖台上被您解剖的就是我了。」

飛鷹拍拍消毒過的解剖台，赤城則張開嘴哈哈大笑。除了這個老先生，還有誰會對這種恐怖的玩笑發笑呢？

接著池上立刻把三張X光片排列在透視台上。由於是看第二遍了，飛鷹平心靜氣地



注視頭蓋骨的黑色空洞部分。問題就在這裡。

「至於解剖結果，頭蓋骨軟化變質的情形跟柏木千鶴的症狀一模一樣。」池上說。

「連腦都被曬乾了。」赤城接著說。

果然沒錯！只要知道凶手腦中的狀況，就能找出他們的關聯性。對於自己的轉變，飛鷹感到很訝異，本來空無一物的腦子，竟也慢慢累積各種常識而變得充實起來。

「只有一個地方不同，」池上說：「木村有腦腫瘤的跡象。」

「腦腫瘤？」飛鷹訝異地問。

「是的，而且已經到了末期，不治療的話，也活不到一個月了。」

（昨天即使木村不被自己殺死，到頭來還是死路一條。但要是讓他逃脫的話，又不知道會增加多少犧牲者。）

「對了，」飛鷹想起一件事：「木村說他有時會頭痛。」

「那是必然的症狀，看情形會痛得很厲害。」池上補充說明。

「醫生，他的腦腫瘤是何時形成的？」

「無法確定，病情的演進因個人體質而異。」

「我是說是凶手進入腦中之後才有的，還是木村原本就有腦腫瘤？」



池上慢慢推正鼻梁上的銀邊眼鏡說：「我不知道你在問什麼。」

（你當然不知道，因為把凶手跟木村分開討論就已經夠怪異了。）

「我換個方式問好了。」飛鷹說：「你對於擁有同一個腦袋的木村敦和柏木千鶴犯下相同罪行的看法如何？」

「首先想到的當然是細菌。」池上說：「就像狂牛病……可惜柏木千鶴身上並未化驗出這種細菌來。第二個可能就是精神上的感應。罹患重度憂鬱症的病人，往往會把病傳染給周遭的人，尤其是感覺特別敏銳的人，更容易受到感染。不過腦組織並不會因為這種影響而產生變化。」

飛鷹幾天前才認真地對早瀨說過類似的理論，現在從別人的口中聽來卻覺得荒誕不經。

「第三種可能是腦腫瘤導致腦部異常變化，才會作出連續殺人的舉動，不過這些都不足以說明腦部的狀態。」

池上作了許多臆測，仍然沒有肯定的答案，因為他根本不知道答案。飛鷹決定趁說話的空檔帶開話題。

赤城欲言又止地看了飛鷹一眼。池上翻著解剖報告佯裝思考，也許下次開口，就忘



了問題是什麼。

「凶手的死因是子彈貫穿右胸，造成內臟破裂大量出血。」池上終於把話題扯回老本行：「不過卻無法判斷腦部空洞化是在前或在後。」

「說不定關鍵就在這裡。」赤城附和著說：「因為木村不但被挖瞎眼睛，頭還破了一個大洞，說不定凶手就是因為木村不再英俊，才離開他的身體。」

赤城扯得太離譜了，池上索性不理他，飛鷹卻覺得這話也有些道理。即使木村沒有被他的槍打中，凶手遲早也會捨棄木村的肉體，藉此逃過警方的追蹤。

「喂！飛鷹，你過來一下。」

池上結束驗屍報告離去後，赤城約飛鷹一同走出解剖室，在走廊的沙發坐下。

「他是個死腦筋，」赤城發著牢騷指著自己的頭說：「看到他，你就該知道自己有多頑固了吧？」

「算我對不起你。」飛鷹苦笑地點了根菸。

「不過腦筋太靈活也很麻煩。」

「什麼意思？」飛鷹不解地問。

「只要你不像以前那麼衝動，我就可以跟你好好討論這個案件。」



「好啊！我們就來談談看吧！」

「先從靈異的觀點來探討吧！」赤城打開話匣子。

飛鷹吐了口白煙：「異形絕不是幽靈，也不是腦中怪物，而是無法形容的謎團。」

「讓我用醫學的觀點來說明吧！木村的腦腫瘤絕非偶然發生的，肯定是異形侵入腦中後才產生。頭蓋骨變質也是一樣。腦的構造其實極端脆弱，無法承受太凶猛的壓力，這股力量先讓腦組織和頭蓋骨變質，爾後因不堪負荷巨大壓力而產生腦腫瘤。」

「但是柏木千鶴並沒有罹患腦腫瘤，而是大腦能使用的時間慢慢縮短。」

「重點就在這裡，異形有可能自行進化或退化。算我憑空臆測好了，異形侵入腦髓後，說不定可以感應當事人的良心或道德，它選擇的每個腦未必都是窮凶極惡的吧！」

「是啊！它還是個任性的美食家，食物經常吃剩。」

「異形說不定也會受人影響而產生壓力。」

「都已經讓它為所欲為了還有壓力？」

「如果讓它為所欲為，犧牲者會越來越多。唉！異形要是邪靈的話就麻煩了。」

「怎麼說？」

「這麼一來就輪不到警方來管啦！」



「你在說什麼啊！只要發生刑事案件，就歸警方管轄。」

「問題是你們又抓不到凶手。」

「凶手跑出人體範圍的話，我們當然拿它沒辦法，只要還在身體裡面，絕對要給它致命一擊。」

「我有個好點子。找個道行高深的道士來驅魔，你們還可以在身上貼靈符防禦。」

「你知道嗎？醫生，異形弄垮了我家的神壇，它一點也不怕神啊！」

「什麼？惡魔竟然這麼囂張！」

「對了，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我忘了說，它可是強烈主張自己是人，請教腦筋靈活的赤城法醫，你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赤城如刺鯁在喉般說不出話來，總是逆向思考的他，自然不會同意凶手是人的說法，然而他也沒有立即反駁飛鷹，反倒若有所思地望向窗外。他的視線停留在空中某處，飛鷹還以為他想起什麼，屏住氣息地等他開口。最後老人慢慢伸出食指指向天空。

「飛鷹，你看。」赤城低聲說道。

飛鷹拿下叼著的香菸，眯起眼睛順著老人的手指望過去，那是個奇怪的東西，天空中有一架橘紅色的飛機飛過雲層，遠遠看去，機體似乎呈圓形。



「好奇怪的飛機。」

「噢！你也看得見嗎？」赤城說：「我還以為只有我看得見呢！那可是飛碟哦！」

飛鷹再看一遍，不可否認，確實有點像飛碟，但也有可能是太陽光折射產生的錯覺，更何況這個世界根本不可能有飛碟存在。

才想到這裡，飛機立刻在空中畫了一個W字型。

「看到了吧！」赤城興奮地說。

飛鷹眨眨眼，確定不是自己的錯覺。下一秒鐘，飛機已然消失在空中了。

「怎麼樣？你現在心情如何？」

飛碟，這樣簡單的兩個字，在某種意義上卻可以作為正常人與不正常人的分野。飛鷹的表情顯得有些僵硬。

「我看得不是很清楚。」

（搞什麼飛碟？我都已經忙得焦頭爛額了，還跟我玩遊戲。）

「看來你的智慧開發只到小學程度。」赤城失望地說：「乘坐飛碟的可不是只有外星人喔！那個圓盤還是三百年後的未來人製造出來的呢。」

「哦！」



「你想想看，如果不是比現代文明更進步的社會，怎能做出那種飛行物？人類的智慧只要花三百年就可以達到那種水準嗎？確定可以穿越時間及空間？操縱飛碟的究竟是何種生物？你從來不想這些問題嗎？」

飛鷹真的完全沒有想過這方面的事。赤城嘆了一口氣，又望向無垠的天際。

「怎麼不再出現呢？」他嘟囔著：「我好想跟著它們到宇宙的另一邊去。」

此時的飛鷹心思早已飄到別處去了。

他強迫自己睡眠不足的頭腦，不要接收太過嶄新的想法，不過險些命喪於木村手中後，飛鷹的人生觀的確有了重大轉變。

經過那番惡鬥，飛鷹體認到自己的無力感，人生觀也變得怪異起來，彷彿被迫開了一個新的入口，從前無法接受的事物，如今都無條件地接納了。

32

早瀨站在綠色公共電話前很久了，由於醫院禁用手機，他只好透過公共電話聯絡，公共電話亭快變成早瀨的辦公室了。



搜查工作依然沒有進展，斷裂的肋骨傳來一陣刺痛，如今能安慰早瀨的，只有美麗白衣天使的同情眼神了。

「一點線索也沒有嗎？沒有人看過那個挖光腦髓的變態凶手嗎？你的報告我實在看不下去，要是你在停車場抓到木村的話，事情就不會演變成今天這樣……」

柳町組長打來的電話美其名是慰問，然而被他嘮嘮叨叨唸個不停，即將癒合的傷口恐怕也好不了。

「對了，早瀨，」柳町的聲音透露著邪意：「那個賓士車主填了一張請款單來，總共一千五百萬。」

一千五百萬？早瀨閉上眼睛，以免珠子驚嚇過度飛了出來。不愧是世界第一等級的名車，沒有它，自己的小命恐怕難保。

「對方是道上人物，不斷抱怨他們幫了警方這麼大的忙，理該賠償他們，那輛賓士還是絕版的車款。喂！你有沒有在聽啊？」

「有，」早瀨說：「請你告訴他，車子那麼名貴，就不要停在大街上。」

「你說什麼？」

「組長，對付流氓不是你的拿手絕活嗎？以後的事就麻煩你了，我還得去作檢查，



先失禮了。」

早瀨不耐煩地掛斷電話，跟一個不了解狀況的無能上司說話，簡直就是浪費時間。於是早瀨抱著文件回到自己的病房，卻見一個俗豔的女人站在窗口。

「嗨！阿學。」女人展露迷人的紅唇笑著說。

天啊！是朝子。早瀨優秀的大腦立刻充血，緊張地望向走廊，生怕這個凶手的情婦出現在這裡會被同事看到……很不幸，早瀨看見兩角圓瞪雙眼站在走廊上看熱鬧。

又一個弱點被這個土撥鼠抓到了。早瀨嘆了一口氣，用食指豎在唇前，示意他別說出去，趕緊關上門，小心翼翼地轉身看著朝子。

「妳這是什麼打扮啊？」早瀨幾乎昏倒。

檸檬黃迷你裙加上藍色太陽眼鏡，怎麼看都像流氓的情婦。長期臥床的病人一看到她，下半身肯定受不了刺激。

「對不起嘛！」朝子吐了吐舌：「我也想穿得保守一點啊！但是我真的一件長裙也沒有，我只買過迷你裙而已。」

朝子把帶來的粉紅色玫瑰遮在雙腿前，這動作反而更加煽情。

「趕快給我回去！」早瀨簡直要噴鼻血。



「你好過分哦！我專程來看你，你居然這樣說我，我真的很擔心你耶！你又不打電話給我，我一直擔心你是不是死在醫院了。」

朝子取下墨鏡，用塗著鮮紅蔻丹的手抹去眼淚。早瀨自己也搞不清楚，為什麼一看朝子的臉，就有一種安心的感覺。

「好啦！好啦！」他像安慰孩子般說道：「不能待太久，知道嗎？」
「嗯！」

朝子高興地點點頭，併攏光滑的大腿坐在床上。

（這個女人還是最適合床。要是讓飛鷹看到這種畫面，一定當場昏倒。飛鷹的妻子預定明天出院，他會直接護送家人到山中的旅館去，今天應該不會來。）

「喂喂！」朝子叫了兩聲：「那個只有腦子的凶手又不見了吧？」

「是啊！這次它會潛入誰的腦子裡，我們一點線索也沒有。」

「虧你還能活到現在，」朝子無情地說：「真是嚇死人了，到現在還不知道凶手在哪裡。它怎麼不早點回去呢？」

「回去？」早瀨問：「回哪裡去？」

「未來啊！」